朱太復乙集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文

墓表

陝西慶陽府别駕樂鄉茅公墓表

茅公一夔字樂鄉茅故吳興歸安巨族也相傳其遠祖有茅無兢者中宋淳熙十四年進士勝國兵後不可譜或曰茅氏自會稽山陰來居埭溪有千三者治襪浮海經華林飯而沉盂舍篋家焉數傳

而生榮甫瞻而文又數傳爲南溪公生丈夫子三長乾南寧别駕次坤大名備兵觀察副使世世所知鹿門先生也又次艮爲河南布政使司幕曹而樂鄉其冡子云少穎慧長則美髯軒舉以尚書補邑諸生久之入貲爲大學生一再不中格即棄去歎曰丈夫安爲兀兀毋首老一經乎吾有略不得用於國且將試于家會藩幕公宦大梁樂鄉遂秉家政茅自南溪公以上累世啬業居積比於邑中家富人矣而觀察既以仕宦起長公好游賈季公力

衆桑俱息貲善殖僮至數百千人能用其貲富名
累鉅萬萬曆時甲縣稱於江南樂郷席其資奮然
益厲心計動不忒筴有氣敢擔負外能辟治紛挐
囂嚻疑難之務而內與保丁作同甘苦拮据課藝
治畦晝夜持籌禁黠奴不能欺以所不習故所入
輙倍於里家益息而華林以農桑著名縣中一郡
無出其上藩幕公喜曰吾有子矣居十七年以例
出謁選得大同參軍大同古雲中塞于京師為三
輔數震苦虜自俺答入款封名王　朝廷用羈縻

歲發金帛開馬市犒虜邊以故不被兵十年而虜諸酋亦時時至城下糶兵屯騎扶增賞爭言邊將吏無可奈何時制府鄭公洛以公吳人撤還吳市綺繒主其事一日成約虜忽擁千餘騎鼓譟前當事者相顧錯愕起自匿獨公與一裨校居虜廹校亦股慄欲起匿公瞋目叱曰諸公所能棄去謂金繒非所司且遺我兩人當虜啗耳若俱匿金繒立盡而墮敗 國威法當死死等耳孰與死虜猶冀萬一哉校將感奮守旅裨決旬虜氣奪卒成市以

報事聞
上詔賜白金吏部紀錄蓋異數焉已而再奉檄市
繒江南至彭城籓幕公訃聞戴星馳還喪極哀既
以恨不及屬纊而視籓幕公兩庶子一稺一遺産
每一撫輙悲號不勝偕其仲毋弟一臯相與外翼
之曰若如兩稺藐諸不克立吾與若爲死乃公手
亾何毋施孺人繼沒先是籓幕公病革時伺者齮
齕篋籯金殆盡樂卿自千里奔赴寔不問及孺人攻
苦相家五十年私儲籯亦可萬餘頣獨不及爪今

而樂卿頋滇不問也宗人相驚謂公居恒急於財
乃至篤孝友如此已公除赴部用前雲中功起還
慶陽別駕當是時火真冦臨洮西方用兵鄭公復
以大司馬出經畧四鎮雅才樂卿檄督延綏芻餉
凡數十萬邊自款市以来軍興希粮草困積陳陳
猾胥儈隂通賈人嚙其中乾沒六萬有奇樂卿已
覈實故緩其報悉召故賈人與約曰故所冐如干
主藏盜不至此此屬窶人子悉収其孥籍不足償
有如論上若何辭入者罪乎吾為若約輸若負貸

若罪買人且懾且喜未旬日報如額諸當事聞大
喜樂卿名益起而同官者益忌陰相中矣尋壬辰
大計會樂卿適微疾長吏遽以老病報衆不知也
上課日郡尉其主對考功訊曰倅茅某院司註殫
力長吏註老疾何郡尉故重聽茅瞪目左右視遂
得謫樂卿歎曰吾不能垂首老一經安能以貲郎
再辱竟投組歸歸置酒大會宗黨戚里故人出其
先後儲料錢槖中可五百金盡散之舉觴曰數年
受餐秦晋義不敢私須為諸君取酒吾等老矣曰

相從驩飲耳先是戊子歲吴大侵人相食樂鄉發帑穀六百斛輸縣官以賑而以四伯斛鬻里中餓人活亾筭性主財嗇不遺錙銖而當施舍好義輙慨然朝夕粗糲一衣或數十澣其營葬宅必巍然費累千金偕從弟御史國縉營祠堂費亦數百金自負工治生見里中遊冶子弟不嘗閒形詬笑或以此短之而亦伉直能面折人之過久而信其無他也年五十自治長夜之室去舍財數十武曰吾瑰魄樂吾桑柘又十年卒踰年子太學生文徵獻

徵奉遺命葬焉

外史氏曰予不識樂卿予父司訓公為庠門先生弟子予與先生子仲御史同歲進士頗聞家略吳中蓋多富人戕卒媮衣美食相矜夸屬游奢豪舉耳食祿之家三世編戶之氓再世希不微矣其守業非也甚者子孫兄弟自相構門戶立敗俗薄惡由來益橫里中見稱力本膏腴善文守相維持翼翼無如華林茅間有娛華少年中路輒厭駕益自厲倍息況樂卿矯矯善計合文武創承者戕弟其

科甞冉有政事之亞不令効于國而詘用之固經術不足盡人乎惜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茅薦卿墓表

行河水部郎大夫茅薦卿勤死于官予諸生元儀十四能述其行請于所知名公狀誌大節彬彬著矣别屬予為表顧予兩人豈不相知哉已著大者不詳具請論叙為人言行終始發其心既實表于世抑起地下生者不愧

薦卿名國縉吳興歸安華林茅世姓梟副使鹿門


原缺

受知義無所惜幸善與終始起交拜謝薦鄧又曰故言之吳人輕剽大豪族多桀黠奴憑橫江南見爲天下切齒翁故以樸直易任隨其中十五年來蒗不無事矣一日吾仕將無羈羇故行乎頸假歸身請翁約束定家而後入官務無首此謂何予又壯之少頃默然長嘆曰翁劬愛我末年大累苦吾所得効一官吾從田間扶杖老耳已使還拜覲先生數曰請閭長嚻號淨言悉白所得故諸奴犒行橫不法某某者先生矍然得請因期日大治酒會

宗人于堂酒湲泣起拜大言曰吾茅二百年故善
門無大暴不逞比所由鮮罹傳此名惟奴故今日
幸一仕惟繩祖亢宗之計請先寀吾奴大不馴某
某為猗以與諸父兄子弟約除外禦他所陵不義
有開請各束其督如吾事凡吾非以抑宗抑乃亢
也保世善名是務乎各相揖曰大善明日各如約
令其家居數月家各輯茅氏之令聲達于里尋行
令章丘巖邑劇當事以責介子苦之奮獨曰劇乃
得行吾志縣甲東方名大饒實猥難以令革躬自

抑為法滌濫宂以清沿浮費以節裁奢俗以儉用
明主斷以孚息之用勤集事以文調之五年大治
閭里中吹竽鬪雞子弟化而本畜生徒閭閻呫吟
之聲以巷官務節而生益沃旦坐闢門携書而誦
于堂晏如也其大者歲三災三荒政皆第一詳誌
傳中戶覈賑均公庾之數佐以奇積民忘荒其後
奉
詔發臨德二厰粟運所在平糴直償官傍縣發民
駝載道敝不貲章丘以其倉粟貸收十五先償而

以羨粟行粥以羨價官運還倉民不知也其心計權設類如此而條鞭遂為永利法槩一縣之戶定徭額均富就貧糜九則用占田一切革大役用官徵募著有十便議二百餘年頭會戶騷破業之苦熙然未去縣而縣田徵貴三之民戶而祠焉子嗣令陽信往來大府閒所言章丘見其士大夫與父老語未嘗不噓唏用其條鞭法請以行縣羅編戶移三上終以大衆格府豈有幸不幸耶乃服薦歸善便宜成事得上官吾不如矣已召為御史首疏

舉齊魯吳越名賢十餘人其里與其官所知也皆
碩德公望以次起家歷九卿稱其職又疏請豫教
皇長子茂賓九齡聰睿漸啓知識情欲亦漸開乞
博選賢良左右保傅語切不報及救辨中丞李材
冒功詔獄爲臺倚重居歲餘予赴公除會于邸相
勞苦吏事無負薦卿矆然何當子來見吾翁善乎
隨泣曰
上明聖太平無何逐一官效口舌非計違翁七年
念終不以一繡衣易斑彩矣尋請急歸杜門膝下

嘻然大樂也而家政俞肅牘不入公庭當是時聲起循績敢言著中外天下望知薦卿才士佳公于而忌者頗有口侵其故吴會閒俞甚及計吏遂用其家世落御史以故章丘謫山東士大夫寃焉計罷予謁當道語項曰自今世族大家子孫不宜復據要津可鑒予嵡曰如茅子在白屋自當舉賢良刻意服官居家不見賞蒙黜定使四方搢紳家皆叢以公子自汗矣不應然後頗多信者一歲予病造卿告還薦卿見于榻曰嘻人果求多吾言信乎

吾儕無負一人知已足耳已築蔽園為歡老行終焉然而先生日夜敦迫曰吾望雪我并不自雪已而吾老幸邀從志以顯孝遲吾見之乃起補浙川糧儲半興學殖農申保約廣社倉治以章丘而加以撫循民以饒復祠之不以遷人僑其官人亦不知其賢也召為南屯部郎告歸侍翁三年計不出先生又至以手書怒爭諭不得已就謀于出書而遂行補南水部杜侵積匿減浮物之費裁供造之濫省鼓鑄之漫視庫上疏極諫以盈宮中于無用

耗大農以無益語頗侵
天子人危之著湖榷三月而課當一歲能力束稅
璫之侵以平商如流焉先是詆者謂豪勢家榮宦
燥氣亢不練務内行未知及依田數年不進人曰
恬以御史為吏吏益善人曰平所至盡職持大體
潔白不汙人曰廉能任故所憎者稍復譽之當事
以為屈久淹擬遷三上
上識其論財持不下居曾凡三歲常以請使什四
在官六在家奉其先生從俠閒常以樓船迎于邸

徧侍遊金陵石城牛渚燕磯之間盛治攜酒集賓客韝臂槃辟行炙選上饌先生長身健步黃髮被衣進卮歌詩臨江山客共歎曰何所有仙人非乎古詩當山勝者若芥子亦可謂顯考矣因相與謀交驩爲長生尸不容穫焉其明年先生九十以使闔邀家爲壽領內外子孫近百人客至傾江以南自相卿以下日數十百車皆長拜進酒先生一一爲斟讓盡歡凡月餘盛振設陳技樂名公爲詩篇文章大樂之三吳爲盛事云其秋又使還數月則

侍先生卒矣喪極毀三年不出服舍出則衰行補
別余曰五十始衰何吾之憊也子故謂予勉當漢
二千石循吏計今不能復治郡矣將從子習生吾
未有以雪吾父入除部監修長陵工部中官例䰟
千金省洗掃萬金歲滿寵上抗章請移封復父故
官略曰先臣以鵰勦徭賊省軍興費十萬方蒙擢
旋顯黜一戰也尔功尔罪何哉督臣胡宗憲平倭
之功先臣主畫居多反以波禍宗憲既已雪矣先
臣冤死何辜凡七上始得下部終格例董復閑住

則薦卿大失望號哭數日夜邑邑不欲生舁病幾
薦起假歸來問予道出跪拜悲向予索然予為言
予志忠孝至此身之不聞皇恤後功名未可知身
與耽親生少壯命于天老在我耳薦卿瞿然曰已
斷室戒飲不重味請從予會河決開泇渠未就難
其官即家遷郎治河夏鎮聞命治行予稍沮之厲
言曰聞事君不擇官不避難河不治運絕國家何
等事而忍謝偷生遂行故病濕尰行水舟居數月
病發半歲餘卒一鎮如喪父逾年予弟過河其人

爲言流漢也總之孝始事親中事君篤鄉一生專持兩者竟以憂死其成家恤宗扗厚親故若閭里皆波之餘也嘗創宗祠割義田五百畝以贍貧者置役田分于里抵其費他所卹戚故人喪葬婚嫁孤寡不可勝數嘗謂予吾大父業千畝而宗人食其什二吾父多陰施濟人急不欲知吾汲汲行娓不及遠矣先是爲御史時會薰宗伯被議向予言財之爲累至此十六七年大侵詠以數千石食其[illegible]稍塞口乎歿一歲而吳大水高[illegible]三尺予方憶

者也其子元儀傾節上諭官秩萬石嗚呼可謂有後矣倘好行德而能使其子繼紊何天下必嘗世族以倘人故未易知耶

道氏曰茅子出而汪南世家公子習一變況毅持大略集書畫而好施假以年著其有政于世功名必可疊棋樓遲篤慕不急出早衰勤死痛夫兩人周氣誼交雅嚴重予事必相諮言必聽以所得茅子大諱之明其心矣恨獨不入道往見予單衣雪中欣然請習數月謝去予甚病茅子壯究以相反

顧其氣一往赴義已衰方徇其官悲哉能功名者非急功名者也其臨語別竟坐交畏其至性抑天命也夫命也夫

明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張子禮配太宜人王氏合狀

繕部員外郎張天秩字子禮別號遊洲配太宜人王氏張之先世来自洛居烏程之濮山大父贈御史大夫傑長者也大母史氏二子次永明[illegible]時任至左御史大夫[illegible]太子少保謚莊

僖配楊夫人三大夫子長則公也仲夭相今名兆
元仕至淮安郡貳守天從仕湖廣按察兵備副使
公生一歲莊僖公舉于鄉明年成進士令蕪湖楊
之官四五歲容止嚴塞寡語矜重嶄然大人行莊
僖器之及長適尚書閑於文辭瀾諸生有聲入太
學長七尺贍風儀骨體軒跌昂視翔拱迂步翼如
人望之為偉公子曰他日不減翁季稱多隨官公
獨與仲留家學結友十數輩負笈從師三席之外
足不涉也年二十九舉於南都時莊僖官益尊矣

由方牧

召入貳九卿尋遷刑部尚書而公以年少登賢科世其家里人嘆㫺望榮自居謚如也上榮歸益喬倡其兩弟諸友執下帷讀書庭希游賓方搢紳以內行著于　朝兄弟堅相約督誡曰以無汙吾父墜其家外杜苞苴請假利市而內簡息居營責上不持吏權便宜下以黠縛督其奴曰若毋馮於家橫於里漁於民間刑若於官會㐀傳移御史大夫掌臺事臺歲遣三御史巡行浙江省按部至吳從

持斧詣第上門謁拜大夫位竟見公子行兄弟禮
際幣交歡燕欵結為歡公子口不道事問其私勝
席謝主臣唯唯謹無他御史退輒嘆曰嗟誠大夫
子一郡皆驚方是時
肅帝末烏程三列九卿董宗伯張司寇御史大夫
兩家子孫簪貴略等然宗伯有子賢弗任縱黠奴
用事僮數千息業巨萬甲江南三十年而有癸巳
之變大夫故篤脩三公子承事外著當官善功名
始終而內矜矜輕實產不過中人貽燕翼享譽聞

舍無狼跋里無跳梁子孫安坐保祿守門戶變起
一郡皆懾張獨晏然故知大夫無獨賢柳公于亮
家善也然有材具伉任好脩飭楚楚務名不侵公
嘗首為筭居市南茅前容車馬區宇穆如執事臧
僕謹循嫺文辭入其門知為大家不擅外事而緩
急人之阨嘗脫從兄縣幕君殺人之誣拔于獄釋
其友文學蜚語扞大吏觸法鉤連竟解以科目仕
顯焉尋楊夫人歸養公念大夫老獨居邸以歲夕
携家北舟過寶應湖大風幾覆空中聞神言護不

敢至邸侍起居視寢膳日三身抑搔慰勞婉飲饌
供作孫子尚食祝飲上壽曲跽拳嬉戲拜牀下佐
食歡大夫忘客嘗有裨將橐美珠飾瓔玉直千金
暮夜叩公願以介大夫公瞿然曰而不悉吾大夫
乎語即發而即抵罪叩頭固進竟卻之復竟不言
公所為旌考陰行又善護人多此類居二年大夫
得謝歸歸一年卒卒數月厭冠箕履走　京師乞
大夫葬謚于
朝大夫立朝介寡植　朝莊士譽之其小人故為

抑不逞詬沮之公曰伏謁丞相九卿宗司閽慟哭白所以泣盡繼血諸公卿議曰張公居臺在嘉靖季非千皮而一腋乎其子復如然為請謚莊僖予葬祭如例　制曰可已十上不第季舉進士為御史吳仲亦官長安丞公乃棄書謁選上相吳縣公公同年也知公才擇授中秘書舍人貴近祭密勿故事諸以書仕者直事丞相入閣解帶以孝廉仕者冠紳入丞相起揖加禮此選久格矣自公等四人始士榮之异典　國史成加秩滿歲諸相以為

疏奏與科舍人一體行取最改給事中試御史

制可已下矣臺省交執非故乃遷工部水衡尚書

郎出榷稅荆州關關故稱金穴木客大商輙苦暴

稽難公至詰孔漏禁傍滌杜奸利弊餘挾日行如

流商人以公平蜀漢宿沙數年之木悉下會巴川

漲鉅樹連筏銜尾蔽江以至額不加而報羨使還

尚書請稱借公署郎事頃　宮中徵陶罌急御用

監奏乏回青

天子亟下部買供回青西域土魯番產也其國以

方物五歲貢始至漢人市買絕不可得
上怒中官督責絡繹于署尚書用公畫具草請行
張掖節鎮臣諭夷募市得其報疏復奏
上始解分黄河工告成奉
旨陞賞中外尚書以下官有差公以主都水心計
遷繕部員外郎而仲以淮安丞起加四品服奉兄
弟並命一時榮焉明年三殿灾大工起監工內官
以山東臨清廠歲輸磚不如式激怒
上切責左遷累年部使督造諸官別選代一署相

顧莫肯應夫司空强公公毅然曰世食焉敢辭瀕行中人欲有所要不應至則奉
旨督理操夫嚴公親行諸窯監視陶灑埏埴范燒之劬勞公憂方盛暑役三月卒于官公為人篤于義疎于財敦操翕于口記人之德忘其怨終身不見睚眦居常言多譽述賢長者終不射人過也强秉服禮終日不倦不飲酒對客行觴穆然終坐不褻莫與人交况兄弟所游學近合吳越間知名士三結社社每數十人多貴至大官無功名終始無間

言尤獨厚倫孝友其至性楊夫人鄭舉于篤憐長
姊公率兩弟事如母凡服御飲食無敢並給分賚
予徒毋欲無敢執夫人先抱育其弟爲子曰天欲
亦愛之當大夫盛時居比肩出方駕行四方如與
公亦奉如眞登卒于繹爲經紀其家焉與兩弟同
堂居出舍同席卧同大被分甘攻苦仲嘗多病護
視之夜嘗不寐相敦以詩書相勑以禮相課訓其
子于行十餘人斐斐多文歲時衣冠從三父集中
堂賦詩侑酌飲甚樂之出行市入官府貫魚雝容

諸學揖讓翔翔見者知不知則曰此張尚書家風也兄弟共為家政事無大小合議定乃行室人不與知僮僕不敢闖仲獨倜儻負幹理多大略季濟以和公嘗主鎮重視威凝然故拙成也而公獨不問生事嘗要求入由王宜人故公繼娶宜人相家之始初宜人來歸莊僖宦十數年矣家猶儉楊夫人自在饋孺人生長富室能力作服苦鼓洗以當夫人指夫人性少嚴膳御小不愜必飲拜婉謝解延起不豫則損飯逆首而養復初役復初其公子

就傅結客購書都養常印辨宜人時時具好飲食
筐篋勞饋問之逯于叔季公子歲游不内顧宜人
之力也勉事大長姑能諧其歡以婣夫人先後聚
室聯饋輩作如姊娣終身不見勃谿故三公怡怡
式好著於里宜人有相焉惠善計主斷家事時時
有指畫積公子然持大體不至一切咈叔季叔季
亦嚴巨嫪必祗恭調事之事多禀諮焉欽弛凡要
井以肅餙厨陳共往来賸獻遊傚條以具厮奚慴
伏賓朋懐安所治諸子出學廣師友共婚嫁大都

督辦由宜人公稽其成爾耳鎮静寡語咲歎巧齒
背持門戶曰無墮翁淸白吏處如之入官亦如之
夫婦並五十年白首一心相敬如賓及公歿晝夜
涕泣衾席恆濕未三年亦卒故以莊僖任子與其
冢孫貴封太宜人云宜人出濠上王氏世大族也
父榜雲南武定府幕餞于貴無子三女而宜人居
長至孝年十二刲股以起母疾幕君卒于官家散
宜人為迎襯營其襄事葬于弁山東太師山盜以
無主侵其墓道宜人為公經理之封植樹蔚然春

秋上墓二祀子孫至今不絕也予曾入其山比居人言良然孝哉女而子

論曰吳俗矜翊孝侯公子檢由禮其人輕心譎詭善反公子父要祗敦兄弟多不若而公子雖貴人子孫務勝甘靡公子從容說詩書近三十年都惟數家父子兄弟聯貂蟬世祿盛哉始公子風之故吳中門第推莊僖子交三世厚長公忘年慈甚人樸雅長者通其家事為益損狀敘次之要友于肅穆家室相成志可法也子孫守之可繼序弗替

原缺

朱太復乙集卷之二十六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誄

南靖令歐陽崇積誄 并序

歐陽令近世之萬古長者諱潢字崇積粵從化人粵南山海孤峙別一區寓産瑰異天下而人物風尚往往挺至暮先民蓋白沙先生以來故矣予識崇積司訓歸安時時學官三孝廉郡教授龍烏程諭葉葉通士龍豪自喜而令公樸嚴檢儀寡咲言

常獨立儔伍中手稜望之莫然壹稟功令傳古經
術課弟子有程有恩嘗力營吾友壁廢不與試
生王顯謨以明經宿名固請當道保其廩稍橐遺
數十金治同官李新宦貧獨之喪經紀其家還櫬
千餘里切有意其為人也竟不第遷令南靖去二
十年矣子暉繼上公車經故游以自為令君行實
訪予山中則仕竟不得志挂冠居里十五年然述
其行誼何表表也家世素封宗大立廟置田收族
黨分養不給家訓閨閫比于德星之門邑塈少年

俠邪行不義畏其知厚自伏匿或竊謝請改過默許焉出貸粟平市糶與作食貧則樂罕之隣善也身節飢衣大布食不重味而以其羸遺親故人莫踶不絕于道里比之鄭莊乃築屯堡捍山寇亢保其宗閭鄉兵中練結望洞蒐盜不入其壉數十里抑何俠武干城之矯矯歟吾聞南中偕計士多挾兮馳馬善兵略行北地齊衛燕趙間響馬賊望而走其故俗耶惜我令君之節俠乃不遇時令君未仕嘗匿逃公府吾里胡中丞公為太守下吏持數

敎請得一見中丞故高之為之誌予以素交又善
其子名士乃即為之誄曰
南琛何有鵕毛象齒大齊珊瑚明月珠子緊錫貢
天子文皇多士品式章金材巨文梓華則接神恭
而表里帝耀南紀蓄秀朱楊長離明輝儀羽天翔
介易冠裳文章於漢執大明斯皇皇國華元獻令
德令望蕃維首邪元宗歐陽有封千漆金穴鮫室
市義夜行耻貴輕寔天佑篤世庭止燕翼由于何
植產玉雙白兄頡弟頏載翔載戢頡云逝飛亦逖

于嵩頑亦不遲天府旋躋公車奕奕天網恢恢蘄
櫝豈不多有芑寔遺士椎折角朝訕解頤嗟吁士
訕信伊匪貌榮遠猶官下恒服生平四海淵源三
雅序興育育子衿高足振纓三歲我呈金躍在型
往携琴瑟宴絃是歌海曲漳陽歐寮之阿噍噍鳴
雉既伏以訛灼灼園桃亦華以邪自牧則悲面面
飲和彼僧謂我驕則競作羅匪躅五斗匪蒔五柳
歸去來兮富貴於何有谷駒優游東陵南畝鼓篋
途中陳學圃首寤歌弗諼詩人則友誕率祖率祢

爲葛榮庇枝誕月旦月餘爲亢宗社尸室無獨飽里有畏知曰莫善天下耶善吾師種德象賢計車載馳何知其父視子何知其師視士故宮三愈名家千里翩翩燕游習習徒侶梁木非傾玉樹在倚維善維世紹揚大美嗣也志寔我徵作誄

傳

吳孝子節婦合傳

夫孝大哉極人道之變篤慕之性時發于事塞于天地一而多端要其難生孝故不如死孝善親不

如殉其親殉徒死不如以死生其親昔仲孺徒兵
也奮吳璧冐七十餘創緹縈女子也捐身抱一書
走上天子義動朝廷名聞天下施後世事固多幸
不幸耳蓋有天道焉當是時皇帝不難五刑除一
言將軍不惜萬金之藥皆非人力所致至夫不致
于人絕于天倉卒甘瞑一決以全親九死閒固其
極行哉不可痛與將萬世唏噓感不已已也則有
里吳孝子之事孝子名人驥字叔良太平太守吳
小陵先生第三子夙異善讀書日誦五萬言為名

諸生太守與恭人錢萬愛之叔良亦尤婉慕出至
性既太守卒于官奉恭人扶櫬歸太守內行嚴肅
然而惡少年妄意之又居常發里中其陰賊事致
于法讐家甘心公死欲報其子乃主集盜魁數十
人夜入劫一家竄亡命獨得恭人執以求所藏亡
有餘小簪珥不中百金盜大怒箠訶之聲徹垣外
叔良時匿複巷驚啼曰是得吾母吾尚匿避死遂
自力攀援上屋欄壢踰屋二重前乘垣而號盜二
人方乘極而踞虎視挾弓下旡以拒救者見人號

以赦且至則射射中叔良頦而望見燭中持恭人愈窘乃拔矢擲空而下盜又射中股蹶仆地頃甦又齧拔矢不能行蒲伏蹩而前則盜露刃牆立持毋長跽告酋曰公等利吾財何至傷老母家故薄毋那得儲儲又先失之柰何吾室幸完尊而往得糖可二百金絬衣帛私物副之總不滿五百金盜不悅復窘恭人當是時月如畫擐者四起環官持兵而噪呼震天盜怯輒舉刃擬恭人孝子輒以身翼之皇遽叩頭大哭請代酋目久之曰止而屋上

之矢下孝子身前迎矢矢中脇卒倒群盜遂牽擁母子出戶行數里登舟釋去孝子扶恭人匍匐還拜幸無恙自愛然而脇創重血流地漸衣不可止孝子不自知也已眩病甚卧卧三日恭人臨視泣勞之兒爲我首叩枕曰固當毋往死無憾左右頋伯仲曰吾不得復奉母矣是在兩兄且教吾子遂呼婦前曰吾即死以吾母君子累若所事吾母育子有非吾生吾怨地下矣遂絕嗚呼哀哉痛乎不幸耶自古孝子出身捍父母于寇盜鋒刃不測之

下能活親者不少然多身與俱焉盜至暴亾行兵及頸猶往往義之釋曰孝子不可害生各有親至孝動人故其人心耶亦天實相之天護善人其于孝更篤以所聞顯道最怪至不難冰雪出異物以表孝全其生今如吳孝子危行顧至難何以竟不免則盜獨非子耶天又何以無護之以古若彼孝子若此是何天人之悖也盜報讐志固殺人不殺孝子亦不成名子之急親唯恐不得死安問幸不幸哉叔良所謂死孝難死而生其親者耶死四十

八年而孝子之事以其孤用脩著則并著其節母

談上

聞

天子賜旌其門曰孝節節婦二十八而寡襁而孤

而服用脩四月能毋事姑翁事伯仲如夫生撫三

子成弟子員而用脩最賢文有聲三吴學士大夫

多與之游長七尺鬚美容儀慷慨大略居奮然以

遺孤欲顯父母以功名久不得志會太守梁溪陳

志行公來其雅游長者服古循吏興教化下教蒐

隱行表俗乃出白其事于府涕泣長言述孝節其哀感動太守亦泣左右一堂莫能仰視里人共徵之事遂　上晉漢以上表行徵士孝第科首著閭巷庭闈之奇節悉聞于朝付史官後世幾不可淂天下窮鄉小夫為吳孝子不少孝子亦且五十年以子才會時泣請而後聞獨使天佑孝子創不至死令誰得傳其事者乎故曰不殺孝子亦不成名事固有幸不幸亦不可知耶予童侍先博士習舉孝子行相識頗淂其概已同茅薦卿為進士交季孝

若及用脩語閒哀其人壯其事故為論次其傳天下貴世貴不如世德昔閒鹿門先生于同年嚴事小陵公常謂用脩吾哭而祖如父哭而父如子太守清吏賢而子孝婦節孫能成之善哉世德意如斯乎用脩名念祖不仕而能顯親諸公更益高之云

鄉賢光禄陳長公傳

吳興三世以鄉賢祀學曰東林陳初發蹟自大廷尉濟美秉介曰方伯克家不墜聲益昌有光禄廷

尉方伯皆起進士而光祿國業儒二世清白吏著天下光祿瀕獨息富厚用財佐其行賢亦章卒父子孫三位鬙宗學者慕焉廷尉名恪仕

孝宗

武宗居官直廉以迕逆閹瑾起贅仕不竟卒方伯應和最少子長應期仲應奎仲子曰履賢字子秀生警異顧善病嘗不竟讀書為里閈大宗伯器字以愛女長善識畫有度能任是時其家自廷尉起歷五六十年矣屋居數椽食貧伯以父任提舉仲

明經別駕高州而方伯官日以膴貴然都無長財家故業鋤口晏如也已從季父入都就婿尚書郎行攝敝衣冠上謁見門客家僮望輒哄宗伯輒舉端試問頗獨喜因厚資嫁之誡女行曰毋以尚書女傲人毋謂而公貧貧可使富勤可贍吾聞廷尉公賢者潔廉至高行不究其在後人乎何有如陳郎才而長困者乎秀既娶歸得其貲稍居息遂能奉別駕謁選赴官再治行則別駕公由撫江司理移倅高任皆廉平有父風而上事大毋淑人朱八

十餘病瞽矣日夕視寢佐食婦爲扶携以代諸父
宦游所闕太母忘瞽得孫如子也旣補弟子入太
學四試不售嘆曰讀書仕宦命也吾少詘於數數
從病困受書夭可知矣何當埋首矻矻握三寸管
與少年高才生博逐擧子舍老乎乃棄去書徒歸
謂其婦曰吾不圖仕進矣吾家故名德大父諸父
所仕皆兢兢約身富利民吾無以効於官試之家
乎夫仕殖生爲無鄚處損生爲無能人益益夭損
損兩者非所以標樹而違業也且自吾廷尉太公

顯其名。至內無濁其家。何有宗黨鄉里。吾將補太公以所不足道。固有反而後合。於是悉出婦嫁資裝。稍稍習廢著出貲。問治生人産矣。獨心計。有大略。能廉取而益入。歲計有餘。性嗇屏不式之費。去無業之耗。躬率作苦茹淡。婦亦為脫文綺貴家飾。以縞綦從諸姑。朝夕刺績。慎筦籥。蓋藏贏縮。佐其業督治桑麻。經畫土化。歲收大息。然頗持家風。好禮義。不娖訾于刀錐。而法孔氏之雍容。稍稍文雅濟飾之。故外不被銖銖好賞掊斂之名。而久久更

富居數年起家數千金喜曰如是可以廣義矣初嘗出貸錢後以歲荐饑聚民環四十里內盡焚券捐之自是罷子母一意僇力本業積羨開辟久之益累富至鉅萬又喜曰如是可以布行德矣上自別駕損貲宦歸旦暮共燕游服食饒樂營築別區老焉出田裨世產以助弟分孳治嫁女弟五人已貧驟賙食之撫其出家室之父病刲股請代弟病門懸百金以購醫不起則收二孤督誨之息紀一與子齊至今名諸生曰夢龍夢鯤其季子曰夢驥

其女弟子吴出也終身父事之歿皆行三年喪焉内奉毋沈歲時齋金錢粟帛問獻其舅既困書廬券求市泣還之如其請又困又如之傍恤宗族支數百十人歲額差致贍米如干斛婚葬病饑有加蓋會以卒歲饋出其于臨溺今老焉外藉其鄉亾業地畔數百戶歲廩於家全活亾算飲瘞死骼亾亾算又時捐粟助縣官賑其邑凡六大饑所活餓人至鉅萬萬公私倚公為命矣而有才氣敢擔行俠自喜報德濟人急奮臂而往外翁閔宗伯歿後

難者蠭起倚公謀力護全為多蔡司空以子求刻

公女殤矣竟撫其六歲孤保傅之長置配乃還管

曰吾非女為為報故人知我也即棄此黃口將為

機上肉耶常告歸令其子俱誡曰暮為期暮果有

盜持兵入其家求勿得去宗伯故多門下士而司

空者則蔡子木先生天下所稱聞人也以故兩家

客有宦吳輒聞其事慕重之而訪司空遺後者問

所以存孤狀盡知有陳長公長者高義云於是長

公名稍稍聞海內矣已老其子夢麟以太學游都

為入貲得大官監公固非欲也久之會其子舉南都遂不謀仕頗治垣斥圃餙奴指繕什器脩雅容自娛而益敦義樂施鄉人宗戚賓友時時為具美飲食相集讌言樂之有乞請亾論知不知滿其欲去以事愬者得其片言立為解曰寧死不負陳長公自是長公名方數百十里奉稟如父傍郡邑豪為造請與緩急赴其門歲常百十車堂上食常數十餐又業自損薄以治美宮室帷帳供具酒食甚都折節謙下以慕尚禮文學士大夫江南貴人高

名者亡不識友陳長公爲稱說游揚長公名益起矣自開府下至二千石往往有慕向願見其人而令黃最強項有名蔚推折强禦大姓豪右數十家矯禮愛長公賓於鄉以逆民旌其門風爲已病將卒呼其子執手嘆曰麟吾先德忝矣天下莫不聞吾拮据攻苦五十年稍以立門戶吾故念不至與蚤盈滿傾物極則反意以報先大夫有天道乎吾故幽蓬累汝令膏粱也無當恣睢自矜華黜其先那吾死毋沒吾行積而能散損餘補不足天之道

也既卒會葬蓋數百車徒引紼號者千餘人行道見者皆曰此陳長公長者也語曰貴欲貧賤欲富令儒者之議都尚行刻意必矯拂硜硜損其生潔清不滓以為名自好為節操誠得矣人胡賴焉予曰涅而不淄此為游於世者道非論于世之外必如斯壹切通顯將閭巷豪賢義俠没齒無所見才手才與節論士固兩端嚮使陳長公晝地守故區區抱只尺之介誼不茍多於世即奉祖德至高取稿馘坳世自苦耳誰知者漢以後隱士故希傳焉

要或續學藉資為入官使業亦未必軼其前猶其
門風也長公意不甘以白首布衣泯沒無見長生
困以累於世故退而與婦謀身名兩泰人已利爲
與信有所贅非苟而已也夫富亦何惡惡其放利
自殖耳故曰富而好禮何知仁義天下世家公子
國有保業善治生者矣然大都僭咻縻侈厚自享
榮觀或暴桀盱衡無兢兢持當世之國亦有徒手
起家素封而乾沒營營曰不足一錢尺布見於色
父子兄弟不相顧一旦身死禍起不肖子孫蕩破

立盡與其不識天道栁生一不布施固其結于人少哉其于陳公賢不賢何如也長公義不踰竟所嘉惠在五族閭里常然耳固無好竒賣名而敦薄赴督之夫趍走馬殁十年郡諸生三請學使君曰陳先生賢者後不愧名長者可以風矣如議建主祀學官祔其祖父云事有相成損益相資長公不後廷尉砥礪無藉見廷尉不得長公五湖一貧吏家耳昔

孝宗世廷尉與清惠劉司空齊名

孝宗署宮中曰陳恪劉麟王潔冰清清惠公徙長
城其子孫無業三世益困而廷尉家方藉甚簪纓
不絶天之報施節士何殊哉或曰司空子子清刻
幾不容廷尉猶畏人知要以兩為後善成乃稱賢
乎然易行不汙顯不如隱難矣司空有女孫以烈
著亦世其家云予從宿儒費公元亮游其子孝廉
師也嘗謂予曰長公喜施輒食報往大殺東林盜
區也以故嘗市義燒券四十里盜相誡為誓曰勿
犯陳活我廷尉故令宿松有祠歲久圮後陳孝廉

行簡為令萓新之故為文學蒙難而光祿助其貲五十金入太學起家者也光祿壻為沈納言仲子故水部郎徵焞少與其季閬學憲使徵炌俱就學光祿家予居誦説高義傳天下起名祔祀不虚也語曰樹木得陰黍不為黍不能蕃膴以此知上貴德次施報果相與有成信哉

隱長者王有道傳

隱長者王公年七十有篤行世居吳中于城偏人亦曰于城王大公業儒不為儒而隱於醫於方

含德比赤氣制性廡壽者家振鐸而傳也夜之衍
虞氏之藥瘍也然兒惡反操藥備而燋然不如無
藥全兒天者不剏童心童心者不改幼服唯天能
合兒天唯童能心入其心唯幼服能委地同波冰
凍釋而天遊如然者以兒衛生以生衛兒若以安
知神之神乎叙人躍冶為劔鑄師躍冶為像畫者
點目飛刺心吟趙王孫癖馬閉戶而學馬草齕水
飲風奔而背騠沙滚卧而仰側虦家隙窺之亾人
全馬也長者尤全小兒哉全兒曰天天曰道雖然

有生有生以生兒全於生不全於以生故先天天職後天人職經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於與子未始有離也古之得道士放諸此故曰天人令長者且然爲子然爲母然知子然知母然合子與母故以其道生因以其兒生生與生相忘而全全人因以全天矣若其居先後之間耶命曰道隱吾學生十二年矣凡三師兒師天今師人長者師合夫得其合安往不合哉是歲也守梁溪陳公至以鋤豪表善風勵一郡既薦大[illegible]

乃興博史時獻老賓養於鄉首徵王長者格令下一郡悅服長者名時鍾瑩種芝號曰芝田道民曰予交長者三十五年初知其醫既知其人今乃知合道道恢恢大哉以占微技則神以繕行則德以利世則活人以克符則長生長生則道作王長者有道傳叙

贊

朱君采侍御小像贊

睟其目營四海以見獨頫其顏皎向日而流丹脰

肩肩口便便炙踝談天聱乎儻立未可制汋汋乎善知而閒閒直如弦乎古為徒委以波乎聊與人闚進侃若拂遏以平一緯一經惠和吏清以墨墨貫實以皦皦責名包荒公望振濁儀刑人知其面我知其心

閻曹封公像贊

道冲而用不盈風波之民營營滓神纖形海上有人馬雅文僊僊視精顛顛笑輔承權盱揚有髯凝雪渥丹喣如登春臺汎如涉大川穆如飲和以遊

原缺

之未披而死可乎鹿門先生當世之才人大豪也廓落不竟而用于家以為刁閈桀黠汙鶴鄉少憤其所能以至誠設略上諧其親下束其僮僕其族人二十年餘戢戢于里為雍門亢宗閧矣觀行方起而庭止斬然何以死初曰為文士出曰脩吏處曰孝子曰德人奉其先大夫之教以永錫宗有會祠族有義田里有役田恤孤養老賑窮敦舊自親知下于隣立義不苟約躬伉節求之古人中晚益篤謹極欲當一世名流詞且清而壽幾何哀哉予

兩人共艱于子各四十而舉碩獨才十三為諸生
十四孤而早惠克其家方大浸輸賑萬石活人一
郡祝有子賢矣語雖有徂基不如搆堂以賢而誨
穀于賢駒不日千里平生之顧復望于何而中道
棄予倘憂其尾也讀書不屑為文人而文詞往往
豪追古十年為吏刪未竟行漢晉已淑于世究其
志未量也業亦未可死也若夫世波吏道罥羃馬
執義任于公之急淂一虎振百羊淂一莘胄尤振
百寒倹當官不可無薦鄉中叢外騷天下何等時

李草澤之間伏而睥睨歲突天變沓至誰爲舊義不顧擔任幹濟支萬一不虞如方仲幾而人國計不可無薦卿江南巨豪世姓聞于天下捷于官而婾于人求一翩翩幾麟鳳不多得矧其伉義而才二十年餘輓頹末十半今將窶任貴族不可無薦卿諺曰少則揉多則箕分甘于介庶之草食不能得于膏粱又貴兢不習人業苦生所來也薦卿訃至而吳中數千里內號曰天厄我畢芽仲速死予其風之漸乎俗化不可無薦卿世豈乏賢豪節與

才鮮兩雄樸毅以調權略而制機得之弘濟于天下不一人之任也交在中駕卓喪其輔則友道不可無薦卿由前五吾以哭一人由後五吾以哭世嗟戲痛夫世何其不振耶奪扶世者之多也四海大賢高士隕落十餘年中不少吾官淺所結古道腹心交亦三喪矣范陽御史馬函一大梁給事朱仲脩今茅薦卿皆德意期諸欲有著烈于一世卓然死一子皮無與為善而待三巳乎世何不振耶痛夫燕魏遠知仲脩貧至無以殮函一富盛後日

而家幾毀其子未有聞乃薦卿惠足保其世賢足善子愈乎吾朝夕得從牖其衷傍而翼輔之敢不盡力獨此慰薦卿地下余後生可畏焉知來者兮耶治耶余靈祐之耶哀哉

朱太復乙集卷之二十六終